

無國度必快來

施工忠吳的國家信仰發展史

文/高子衿（文字工作者）

對於施工忠吳來說，「讓國家概念存在於信仰的層次，也會比實質的國家形式更加地浪漫」。

作品中大量涉及台灣常民信仰文化，以及呼應政治情勢的施工忠吳，其實在學成教育階段都是在美國度過的，留美期間曾受過建築、物理、音樂的多重訓練背景，不愁生活的壓力，日子過的平穩而充滿理想，一直到了30歲時，他才回到台灣，那年，台灣因為天安門事件而使得整個島國充滿沸沸揚揚的騷動，許多民眾跑上街頭示威靜坐，聲援北京的學生，施工忠吳認為，「那種抗爭感覺好像是嘉年華會，沒有人會出事，有種令人感到快樂和希望！就這樣我開始從事藝術創作，之前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藝術科系的人，但是，那種社會氣氛讓我變成

藝術家，是台灣的社會環境和集體記憶讓我產生共同存在感，突然間，我發現在美國十多年的生命竟然是一片空白」。也是因為如此的心境，他認為之後的「台灣福德寺」系列的創作者並不是他，這些作品會出現，是因為在這樣的時空環境和社會氣氛下，才因運而生，台灣才是真正的創作者，而不是他讓藝術品誕生。

「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是一部國家信仰的建醮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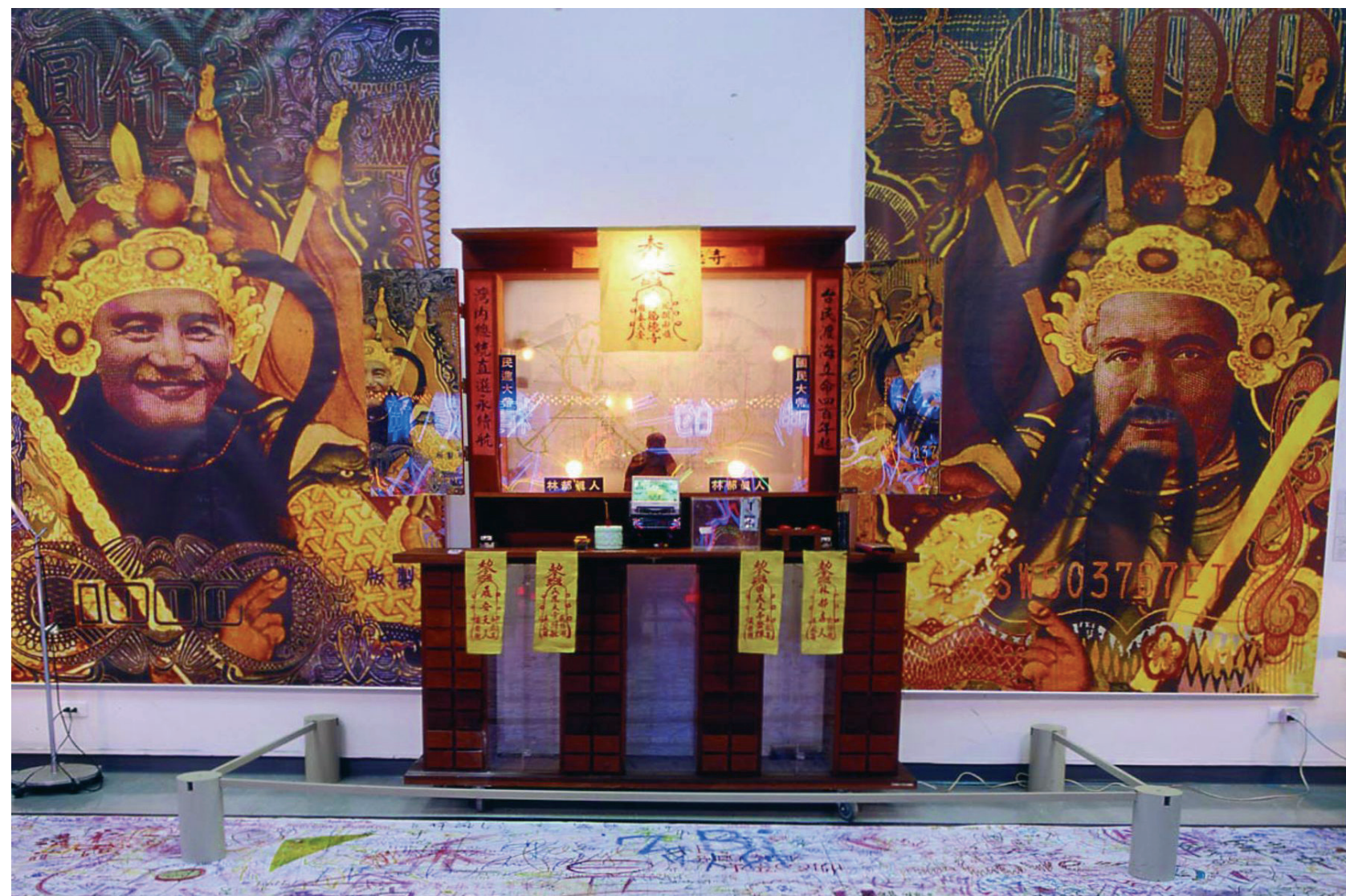


●施工忠吳〈福德寺二代〉，作者提供。

史」，信仰在台灣，一直以來都受到高度的政治操作，例如在日治時期，帝國主義份子將殖民地公民改造為對天皇與日本國家保有高度忠誠心的強制教化，又或是國民政府撥遷來台時，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精神，使得強人威權體制逐漸確立，故而施工忠吳試圖以自己的創作，去度量台灣人對於台灣的信仰程度（篤信、堅信還是迷信）。而因台灣每逢大選前夕，也常常是政治操作最厲害的時候，整個社會的理性都會跟著退化，常有狂熱的民眾「一手持經，一手持劍」，甚至對於那些與自己政治信仰不同的人當作異教徒的討伐，所以施工忠吳便在這些重要的分裂、躁鬱時刻，以裝置作品創造出一個舞台，透過事先的設計，讓社會群眾真實的參與成為舞台上的演出，進而忠實地捕捉當下社會的脈動。

1996年時，台灣舉行了歷史上的首次總統、副總統全民直選，施工忠吳也推出了他的第一代〈台灣福德寺〉，其形式是一座土地公廟，原先用來擺放神明塑像以供民眾膜拜的地方，並無實體的形象，而是用線條交錯勾勒出一張「超越創作者的第一人稱屬性，產生第三人稱的客觀性存在」的另類佛像畫，兩旁，則使用國父和蔣公的肖像當作門神，寺內也備有當時四組候選人的籤條，民眾可以依籤號取籤條看自己的運勢吉凶。而在2000年的二代「福德寺」中，他將總統大選的候選人變成圖騰神像，還加上押注遊戲機，成為一座精心設計的民意調查機器，當參拜者投入50元香油錢後，原先靜謐的精神性畫面驟然消失，五光十色的霓虹快速閃動起來，反映了全民為之亢奮的選舉狂熱，神的精神也墮落為狂亂的「神精的神」，藉由巨型霓虹遊戲機的誇張造型，施工忠吳欲凸顯「精神」和「神精」的差別僅在於一念之間，以及強調出金錢在選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至於此次的門神，則換成了改成了一雙小巧的木屐，除了具有「一步一腳印」的文化意涵，當人們穿著木屐，「喀、喀」、「喀、喀」，迴盪的聲音，也像是為台灣祈福的誦經聲。

前兩代福德寺的展覽，施工忠吳在沒特別表明創作意圖的情況下，像是販賣小吃的攤販一樣，直接就把作品放進夜市裡，僅在一旁觀察和記錄民眾最直接的反應。押注機的形式，除了帶來緩和緊張對峙的氣氛，更暗自諷刺台灣人的賭性（不僅是一般賭博，還包括對於股票市場或是政局的態度），而類似神案的裝置，則是試圖將總統大選的政治性議題轉換至信仰的範疇，希望在探究方式的更換下，更能看出台灣有關政治思想的迷障，特別是對於施工忠吳來說，「讓國家概念存在於信仰的層次，也會比實質的國家形式更加地浪漫」。



●施工忠吳「迷宮中的朝聖」—一代福德寺，作者提供。

